

反過來說；怎樣才能沒有老死憂悲苦惱呢？當不去受生，要不受生；當不造業（有；要沒有業，當不妄取；要不妄取，當不妄爲貪愛；要不貪愛；當不妄爲領受；要不受，當不妄爲接觸；要不觸，當勿妄用六根（六入），要無六入，當勿產生名色；要無名色，當空業識；要空業識，當不妄作；要不妄作，當破無明；無明一破則生死自休！講到這裡非僅明白我人生死的由來，同時也知道生死的罪魁就是無明！

二、解脫生死

無明既爲生死罪魁，那末，想求解脫生死，當先斷無明爲下手工夫，猶如擒賊必先搗其巢而擒其王，方能克盡全功，這是一種最恰當的譬喻。

然而要怎樣來滅除無明了脫生死？當用般若觀照力，照了無明無自性，乃是我人真心上的一種虛妄，本非實體，凡夫不覺故被其所迷，而妄造一切惡業，妄受生死等苦。今既了悟無明虛妄，當體即空，而不被所迷，則無明無法活動，此即滅無明也。無明一滅則真心顯現，於是對於一切事理都能明白不昧，自然也就不會迷執我法二相，生出種種顛倒取着而去妄造一切惡業一行（無明滅則行滅）。既不造業，那還有依業受報的業識呢（行滅則識滅）？沒有業識，自然不會產生在胎的名色（識滅則名色滅）。既無名色，則安有六入的構成（名色滅則六入滅）。六入既無，誰去接觸（六入滅則觸滅）。沒有接觸，怎能領受（觸滅則受滅）。領受既無，

佛教的步驟（行果篇）

念生

結語

便不生貪愛（受滅則愛滅）。既無貪愛，怎能妄取（愛滅則取滅）。既不妄取，自無有業（取滅則有滅）。既無有業，誰去投生（有滅則生滅）。既不投生，那有老死（生滅則老死滅）。所謂前者滅除，則後者不起，故曰無明滅則行滅，乃至生滅則老死滅。蓋無明爲生死根本，所以一滅了它，一無明，其餘十一支則不斷而自斷了。這好像砍樹一樣，從根砍斷則全樹皆倒。

如不善修觀法者，茲再舉念佛一法來說，念佛也就是能斷無明了脫生死的一種勝妙法門。貪瞋痴三者謂之根本無明，能够一心念佛，萬緣放下，則不起貪心；一心念佛，慈心發現，則不起瞋心；一心念佛，正念昭彰，則不起痴心，念佛能破無明煩惱就是這種道理。

我人如肯發心念佛，求生淨土，俱足信願，一心專念阿彌陀佛，臨終必定蒙佛指引，往生淨土，花開見佛，證悟無生，即此便可永斷煩惱，永了生死，畢竟成佛，至此田地，還有什麼無明可斷，生死可了呢？

行果篇

結語

念生

須行六度，淨六根，斷二執，離二障，西方才可希冀。」我說：若能這樣，則十方淨土，隨意往生，何必西方？當下證果，無所不在，何必往生？

西方的特點，就在持名作觀。持名作觀的驗否，乃西方有無的關鍵。若持名作觀不能往生，就是沒有西方。大藏經裏若干經論，都是扯謊，淨土宗歷代行人，都是悞信。這些若是扯謊與悞信，各宗經論，各派行人，都可以斷爲扯謊與悞信。因此持名作觀的驗否，又爲全部佛教存廢的關鍵。不信持名作觀的人，也就是不信佛教的人了。

細思官爵名位妻子兒女田園財貨衣食遊樂，都是過眼成空的事，而不證知，禪在未悟以前，更是一片漆黑。我對於這兩件事，都無認識，只是前人詩云，「人間萬事思量遍，不念彌陀更念誰。」合多生多劫的經過觀之，更覺有味。

初機淨業行人，最不易遣之疑，惟顧慮這個方法無効？那末什麼方法有効呢？從另一方面說：假設無所謂生死輪廻，則任何方法，都是無効，也不須有効。假設有所謂生死輪廻而又不甘永處於生死輪廻，應該採取什方法？耶教的天國既更涉玄虛，道教的長生也難得實驗，佛教則參禪未

以上拉拉雜雜已寫了九節，關於佛教的輪廓，我所知道的大致如此。究竟學佛的目的何在？若是爲了與其他宗教學術爭一日之長，乃是另一問題。若是爲了生死出輪廻，我認爲比較易行而有效的辦法，只禪淨兩途。淨的道路穩捷，禪的理趣高深。學淨土的，古稱淨業，禪也不是染業。以淨爲主，以禪爲輔，淨爲在所必修，以期獲得把握，禪則但憑興趣，以免流於淺易，總而言之，以永明四料簡爲主。淨土的理，惟佛與佛，乃能證知，禪在未悟以前，更是一片漆黑。我對於這兩件事，都無認識，只是往生的，只在一聲佛號，一念觀想，那末不用心於持名作觀，而反用心於本文結束。

修淨業的人，以往生爲目的，試問有何憑藉，才能往生呢？若說憑我的官爵名位妻子兒女田園財貨衣食遊樂而往生；任何人知其不可。所憑以往生的，只在一聲佛號，一念觀想，那末不用心於持名作觀，而反用心於本文結束。

易明心，持咒未易相應，秉律難符止作之義，講教徒爲口耳之資，又有什麼方法呢？大約這事如墮在萬丈深坑，只有淨土法門算作一線光明，一條繩索，能爬出去也要爬，不能爬出去也要爬，既作此想，更不暇於有所顧慮。徹悟祖師說：「真爲生死，發菩提心，以深信願，持佛名號。」人世忙忙碌碌，爲了官爵名位妻子兒女田園財貨飲食遊樂一切一切，一息不來，都無關係。只有念佛爲一息不來甚有關係的事，想到這裏，則念佛的心，不可遏止。官爵名位妻子兒女田園財貨飲食遊樂，一切一切，一息不來，都無關係，特指這些事的當前幻相而言。若因這些事所造的業，則一息不來，甚有關係。惟這個關係與念佛的關係，相差天淵。想到這裏，則念佛的心，更不可遏止。所以我們知道了萬事的幻相皆空，惟有念佛，知道了萬事的業力不空，也惟有念佛。王國維人間詞話說：「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，必經過三種境界，昨夜西風凋碧樹，獨上高樓，望斷天涯路，此第一境也。衣帶漸寬終不悔，爲伊消得人憔悴，此第二境也。衆裏尋他千百度，回頭癡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，此第三境也。」我認爲不但成大事業大學問的人，有這三種境界，真正修行人，也有這三種境界，痛念無常，前途遼遠，是第一境。專心辦道，不惜身命，是第二境。妙悟現前，當下即是，是第三境。各宗都是這樣，淨土也不例外。

艷詞有禪修道，不僅人間詞話爲然。「幾度喚他他不語，直教自肯始相應。」「頻呼小玉原無事，只爲檀郎認得聲。」都是古人悟道公案，每人都會不同。就淺近處說，前兩句是此心別有馳求，則喚之不應，若知惟有這件事值得留意，則聞聲而起，毫不猶疑。後兩句是頻頻出聲，使因久聞而熟記，自然趨向這裏。這兩首斷句，不但爲修學一切佛法的注腳，而且爲修學淨業的注腳。

常人在平靜裏找激刺，酒色財氣，都是激刺，小則滿足嗜欲，大則奔走名利，全力以赴，死而後已，美其名曰爲生活，實則爲生活之處甚少，爲激刺之處甚多，俗語所說「閑不住」，就是需要激刺使然。學道的人在激刺裏求平靜，平靜而又平靜，才有入道的可能。淨土宗觀想極樂世界，是因爲不能平靜，自設激刺，以這一箇激刺，代表其他許多激刺，激刺統一而持久，則由激刺而成平靜，就是所謂善巧方便了。

前生的事，不得而知，若今生則子臣弟友之責未盡，殺盜淫妄之習猶存，酒色財氣之累難除，視聽言動之行多玷，一息不來，三塗有分，欲求懺罪，惟有念佛。經云：「若人欲懺罪，端坐念實相，」什麼是實相呢？念而無念，不念而念，心佛衆生，三無差別，所謂實相。「那末念佛果有効嗎？」答：若念佛無効，則作惡亦必無報，若作惡無報，即等於念佛有効。問：「既知作惡無報，何必念佛？」答：你能確定作惡無報嗎？若是有報，應該怎樣？但應準備有報，不必顧慮無報。這是念佛懺罪應有的認識。

易明心，持咒未易相應，秉律難符止作之義，講教徒爲口耳之資，又有什麼方法呢？大約這事如墮在萬丈深坑，只有淨土法門算作一線光明，一條繩索，能爬出去也要爬，不能爬出去也要爬，既作此想，更不暇於有所顧慮。徹悟祖師說：「真爲生死，發菩提心，以深信願，持佛名號。」人世忙忙碌碌，爲了官爵名位妻子兒女田園財貨飲食遊樂一切一切，一息不來，都無關係。只有念佛爲一息不來甚有關係的事，想到這裏，則念佛的心，不可遏止。官爵名位妻子兒女田園財貨飲食遊樂，一切一切，一息不來，都無關係，特指這些事的當前幻相而言。若因這些事所造的業，則一息不來，甚有關係。惟這個關係與念佛的關係，相差天淵。想到這裏，則念佛的心，更不可遏止。所以我們知道了萬事的幻相皆空，惟有念佛，知道了萬事的業力不空，也惟有念佛。王國維人間詞話說：「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，必經過三種境界，昨夜西風凋碧樹，獨上高樓，望斷天涯路，此第一境也。衣帶漸寬終不悔，爲伊消得人憔悴，此第二境也。衆裏尋他千百度，回頭癡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，此第三境也。」我認爲不但成大事業大學問的人，有這三種境界，真正修行人，也有這三種境界，痛念無常，前途遼遠，是第一境。專心辦道，不惜身命，是第二境。妙悟現前，當下即是，是第三境。各宗都是這樣，淨土也不例外。

從前種種，譬如昨日死，以後種種，譬如今日生，是教人改過的痛切語。若就學道來講，應該說從前種種，譬如昨日生，以後種種，譬如今日死，這話怎麼講呢？我若今日死去，一切官爵名位妻子兒女田園財貨飲食遊樂，全部脫離關係，所以從前種種譬如昨日生。若死而有知，一切休咎禍福，苦樂升沉，都要自作打算，所以以後種種，譬如今日死。我從前避共匪之禍，隻身由天津赴香港，船出大沽口頓覺過去種種，官爵名位妻子兒女田園財貨飲食遊樂都成夢幻，前路茫茫，未知所至。因念俗傳金聖歎臨刑詩，「黃泉無客舍，今夜宿誰家？」此情此景，又不僅生死之際爲然。今日不死，一切放不下，今日若死，一切帶不去。若明白這個道理，則修道之心，萬牛莫挽。

屬於職業，屬於生計的人，不得修持，固不待言。心無他好，日有餘暇，還是不能修持，其故安在？多數悞於社會的交際，家庭的瑣碎，盡廢交際，不問瑣碎，還是不得修持，則惟一悞之之事爲閒談。人不能離群索居，或親或友，必有熟人，大抵信佛者少，不知光陰的可貴。每天有一二人或三四人善意過訪，每次作數十分鐘或一二小時的世情談話，則心神因而紛擾，功課受其妨礙，「群居終日，言不及義」，佛教且以爲戒，何況學佛？但閉門謝客，談何容易？若能與客談話時，心中默念佛號，也就是轉塵勞爲佛事了。古人知有此法，所以手不釋圓明之珠，但此時此地，身非僧侶，持珠也近於慢客，不如默念爲是。有人說：「你說這話，已竟是慢客了，何必持珠才是慢客呢？」答：這只是消極辦法，順應世情，若積極則應勸客學佛，自然愛惜光陰，不作無味的閒談，即談亦不離佛事，彼此互勵，彼此有益。否則將軍不下馬，各自奔前程，生死到來，客是無能爲力的。

有念佛的人，人問他爲什麼念佛，他說：「因爲無事可作。」這是說我本不願念佛，因無事而姑以消遣，若有事就不念佛了。也就是說一切事都是較要緊或最要緊的，只有念佛是不要緊的。既無真信，又無切願，這樣念佛，那裏來的効驗？因此而說佛法無靈，是不但自悞，而且誣佛了。

信願行爲淨土資糧，信念佛必往生，願往生而念佛，一聲佛號，三者俱備。求定求通，都是好高務遠，得之固好，不得也無妨碍。

(未完)